

05

资料通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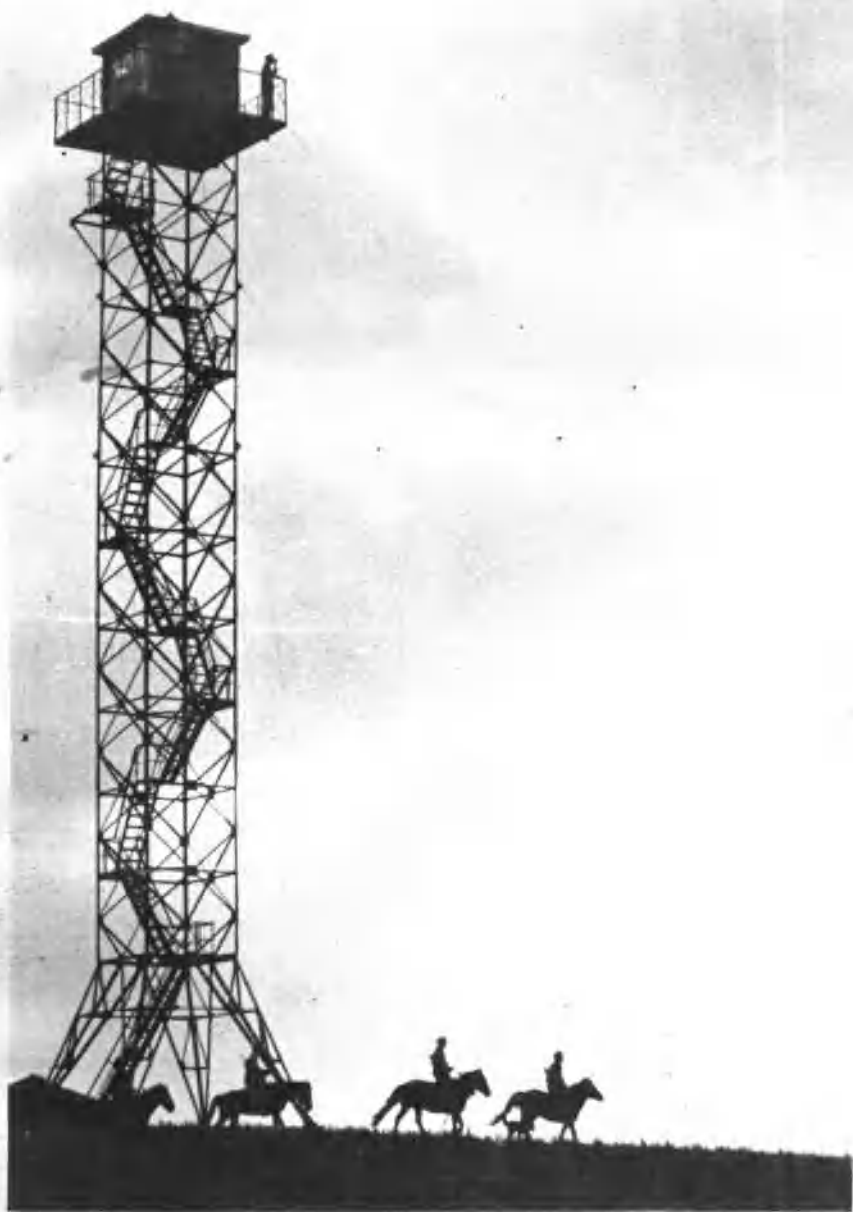
第二辑



1987 (5)



内蒙古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出巡

叶巧嫣 摄

番 号	司令员	政治委员
绥蒙、蒙绥军区 (东西部合并后) (1952.7)	乌 兰 夫	乌 兰 夫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内蒙古军区 (1954.3 以后)	乌兰夫 刘贤权(未到职) 滕海清 尤太忠 黄 厚 蔡 英	乌兰夫 吴 涛 滕俊清 周 惠(兼) 廷 懋 刘 昌 王弼臣 云一立 张德斌 李西恒 刘一元

注：（1）领导人接任时间先后排列。

（2）1967年5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内蒙古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归北京军区领导。

资料通讯

第二辑

一九八七年五月

内蒙古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周年

与中央首长和红军首长接触的片断回忆.....

刘 昌 忆述

卫建章 整理 (1)

“绝不能冤枉自己的同志”

——忆贺龙同志对保卫工作的一次指示.....

祁永祥 (29)

内蒙古部队沿革及军政主要领导..... (8)

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促进各族人民团结.....

蔡 英 (34)

呼伦贝尔风情 于世信 (41)

阿尔山情思 杨树森 (46)

哲里木啊, 我可爱的家乡 赵玉璞 (49)

青史留边塞, 战士爱草原 白永升 (55)

边塞英雄健, 壮哉敕勒川 高贵山 (58)

鄂尔多斯今昔 杨向前 (62)

八百里河套展新容 昭日格图 (66)

大漠魂 王悦发 (72)

塞外明珠——呼和浩特 王孔运 (80)

草原鹿城——包头 云月秀 (83)

前进中的赤峰民兵 双嘎仁扎布 (87)

煤城春色 宋建中 (91)

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

青 山 红 旗	大土城子防御战	黄 厚	(94)
	战斗在晋绥地区	刘维真	(100)
	北上蜜汉山	张振江 忆述	
		敖伦、赵玉明 整理	(113)
铁 骑 纵 横	驰骋在科尔沁草原	曹敬凡 忆述	
		杭庆海 整理	(123)
	三袭北宁路	都固尔扎布 忆述	
		巴音图 整理	(129)
	保卫土改，剿灭叛匪	拉 瓦	(138)
	追歼“满天红”，围剿“打一面”	白音布鲁格 忆述	
		吉如何 整理	(142)
五 星 旗 下	神炮齐发，威震敌胆	李海涛	(145)
	阿贵庙的启示	齐廷植	
	——绥西剿匪记事		(155)
	从挂“红布条”说起	张巴图	(159)
地 火 崩 腾	从百灵庙暴动到秦岭起义		
	——记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的成长.....	乌嫩齐	(161)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威力无穷		
	——内蒙人民自卫军十七师概述		
		金巴扎布 忆述 钱林豹 整理	(202)
战 地 剪 影	无定河畔阻击战	云成烈	(211)
	枪声中“换”战马	额 德	(217)
	天山保卫战	鲍世民	(219)
	两进王爷府	费国柱	(222)
沧 海 探 珠	内蒙游击大队始末	李文精	(233)
	关于赤峰自治学院军事部情况	巴 特	(238)
	骑兵四十三团历史资料.....	佟拉嘎 敖永文	
		宝音达来 (执笔)	(244)

与中央和红军首长 接触的片断回忆

刘 昌

在红军长征途中和到达陕北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有幸与当时中央和红军的几位首长作过些接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刘伯承指挥渡湘江

1934年秋，中国工农红军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引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敌人步步为营，不断推进，我军在苏联顾问团李德等人的“指导”下，采取了“堡垒主义”的对策，单纯防御，节节撤退，中央苏区日益缩小。作战中红军伤亡严重，又缺医少药，部队减员很多而无补充。

我当时所在的赣江独立团与五军团一部，由陈毅同志指挥，在江西兴国县高兴溪、俄公鸡山一带虽给了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但我军也遭到很大损失。九月间，这些部队撤至江西崇宜休整。

休整期间，我们独立团与七军团一个营，还有公略、万大两个独立团组成了八军团第21师，我任21师101团第1营教导员。这时，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西渡湘江，与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湘鄂赣苏区”，“恢复中央苏区”。

蒋介石得知我军意图后，急调十几万大军，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当时的情况艰苦极了：天上有敌人飞机侦察、轰炸，地下有敌人重兵尾追、堵截；西我军装备落后，减员很多，每日转战，补给困难；加之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屡遭损失，部队情绪波动较大。我们营担任八军团的收容部队，负责抬运伤病员，并管理着数千名运输弹药和辎重的挑夫，走在全师的后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和

其它部队一样，一般都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上行军。由于连续的昼夜行军，指战员们非常疲劳，晚上常常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行军速度很慢，怎么也摆脱不了尾追的敌人。

一天拂晓，大约离湘江还有十来里地时，前面传来命令，要求作好过江准备。我和营长立即对部队作了简短的动员。

天渐渐亮了。远处的一切都可以看清楚了。我和营长用望远镜向周围瞭望，忽然发现北面约五里远的山坡上，有一支密密麻麻的穿着灰色衣服的队伍正向我军走来。啊，是敌人！原来那是追击我们的敌人前卫团，他们企图趁我过江时发起进攻，以消灭我军。大家都有点紧张。战士们纷纷说：“今天看样子过不去江了。干脆，还不如在这里跟敌人拼个死活算了！”面对这种危急情况，我们几位营领导心里也很不踏实：别的姑且不说，这伤病员和辎重可如何这江！每人手里都捏着一把汗。

正在这时，一个戴着墨镜、身材魁梧的指挥员

骑着头骡子来到了我面前。我一看是刘伯承总参谋长(1933年夏,我在瑞金九保镇的红军学校学习时,听过刘伯承同志讲军事课,认识了他)。

刘伯承同志到我跟前问道:“你是刘教导员吗?”

——“是。总参谋长,我是刘昌。您有什么指示?”

“你们看见了吧?敌人已经追上来了。前面就是湘江,你组织部队利用水田阻击敌人,让各连以排、班为单位散开卧到田垌上边向敌人射击,轮换撤退。再给你们营配属一个机枪连,布置在江那边的竹林子里,准备打击敌人的飞机。你们的营长到江追上组织部队和挑夫过江。你告诉他:把笨重的大炮、弹药、银元箱子等等全部拆开,银元散扔在岸上,火炮零件抛进水深处。”

听完刘伯承同志的话,望着他那坚毅、冷静的面庞,我心里顿时觉得豁亮了。我赶紧说:“刘总长,您放心过江吧,我们这就按您的指示去办。”

“好，你们就行动吧！”刘伯承同志说完，又骑着骡子到队伍前面去了。

我立即向连以上干部传达刘伯承同志的指示，进行战斗部署。大家听说要扔掉大炮和银元，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干嘛要把大炮扔掉呀，好不容易才弄到这里来的，以后打仗怎么办啊？”

“把银元扔掉多可惜呀，还是带上走吧！”

“别说了！刘总长指示扔掉，我们就坚决执行。我们要相信刘总长的！”我也顾不上仔细解释，严肃地对大家说道。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只要当了几天兵的人都会懂得。经过我那么一说，没人吭声了。大家立即分头去作准备。”

说话间，我们已经接近江边。湘江是湖南境内一条比较大的河流，时值深秋，江水虽不汹涌，但水面挺宽，远远望去，象一条镶嵌在大地上的银带。它那美丽的身姿本应给战士以欢乐，但今天却给我们增添了困难和烦

愁！

前面的部队开始过江了。敌人迅速地向我们压过来，我带三个连趴在田垄上进行阻击，双方打得很激烈，但敌人却无法前进一步。

这时，却出现了又一个严重情况：来了三架敌机轰炸、扫射过江的部队。有一些同志受了伤，有的因无法抢救，顺水漂走了。本来，由于江面较宽，伤病员、辎重又多，过江速度就不快，这一来，速度更慢了。在震耳欲聋的轰炸和扫射声中，我隐约听见我们营长和其他干部在喊：“速度快一点！注意伤病员”、“把火炮零件扔进水里，把银元撒开，撒远一点，再撒远一点……”

过江的速度加快了。三、四小时后，大部队和伤病员基本上过了江，我们负责掩护的三个连开始轮换撤退过江。速击的敌人随着我们掩护部队的减少面愈加猖狂了。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我命令部队边打边撤。我们到了江心，敌人也快追到了江边。突然间，枪声稀疏，甚至听不到敌人的枪声了。怪哉，敌人岂肯对我们发慈

悲！大家不解地朝岸上望去，只见敌人东奔西跑地在争抢什么东西。啊，我们明白了：那是敌人在抢拾我们有意抛掉的银元！

“快，争取时间！”我大声命令。

当我们渡过江以后，到岸的敌人象是表示欢送似的，又噼噼啪啪向我们射来密集的子弹，但已经无济于事了。

大家怀着胜利的心情，加快步伐追赶前面的部队。一路上，同志们回想起渡江的经过，都禁不住伸出大拇指说：“刘总长这一招可真高啊！”

毛主席在直罗镇战役中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这时，我从中央干部团上干队（即高级干部队）调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任指导员。时间不长，就赶上直罗镇战役，亲眼看到毛主席指挥这一仗的情景。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

我军初到陕北，部队经过长途跋涉，相当疲劳，急待休整；物资给养一时补充不上，指战员们还穿着短裤、草鞋，晚上只盖一条薄单被睡在地上。但是胜利到达目的地的喜悦，陕北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给大家莫大的鼓舞，部队士气空前高涨。而蒋介石却误认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已溃不成军，妄图趁我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消灭。其企图是，首先构成由合水至鄜县（富县）的东西封锁线，尔后北接甘泉、延安，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逐渐向北压缩，限制我军向南发展，妄图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西北地区。为此，敌分而路向我进犯：西路的第57军指挥四个师，自甘肃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东路67军指挥一个师由洛川西进至鄜县，准备接应57军。

我英勇的红军战士当然不会被敌人气势汹汹的衰面现象所吓倒。一年未国民党四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都没有阻挡住红军北上，今天我们到了陕北苏区，还能败在敌人手下吗？大家都怀着必胜的

信心。但是，毛主席所想到的远不止这些。因为这是红军到这陕北后的第一仗，胜利与否，直接关系到红军声誉和全国革命大本营能否稳固地扎在大西北的问题，所以，毛主席为打好这一仗花费了许多心血。

在战前的十多天里，我们就看见毛主席和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首长经常会聚一起，察看地图，研究形势。他们认真分析了形势后，决定向南作战，诱敌深入，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沿葫芦河向我进攻的敌人一至两个师于直罗镇地区，以打破敌人围剿。

直罗镇位于葫芦河中段，两边是高山，中间是隘道，东距郿县、西离合水各约一百华里，距敌后方较远。敌深入此地，势必疲劳孤立，补给增援困难；我军则可以乘敌立足未稳，利用有利地形歼灭敌人。

为了指挥便利，并引诱敌人上钩，一方国军总司令部从王家坪迁到了离直罗镇只有三十多里路的张村驿。张村驿是一个镇子，由几个小村组

成。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住在一个叫石灰沟的几间窑洞里办公。

毛主席是从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总司令部刚搬到张村驿，毛主席就指示红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团以上领导干部对直罗镇一带地形作现地观察。他们看完，毛主席还不放心，决定亲自再去。一天，毛主席和周恩来、彭德怀等首长由几位红军指挥员陪同去直罗镇看地形，早饭后从张村驿出发，两小时后便到了直罗镇西南的山脚下。山路崎岖，主席他们时而骑马，时而步行，仔细察看了每一道山岭和河沟，选择我军埋伏的地点，研究制定我军歼敌的具体方案。我们警卫人员跟在后边，心里那高兴劲就甭提了！看完地形后，毛主席又到了直罗镇以西的娘娘庙沟看望了干部战士，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往回返。

第二天，作战部通知部队做好打仗的准备。我们知道这是作战方案已经定了。我立即召集各连干部开会作动员。正在这时，毛主席的秘书来电话，要我到主席办公室去一趟。

我一口气跑到了主席办公室。主席正在屋里踱步，脸上浮现出轻松的笑容。他见我气喘吁吁的样子，就亲切地说：“辛苦了，坐下，坐下。”我忙说：“不要紧，主席有什么指示？”

主席对我说：“司令部机关和部队要打仗了，你们要多准备些干粮，准备三天的。这十冬腊月，又是风雨交加的天气，要动员党团员、干部，吃苦耐劳，不怕一切困难，打好这一仗。”我坚定地回答：“是！”

回到连里，我立即向干部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结合实际作了分工，提出了要求。

晚上，我到各处检查战斗准备情况，到警卫排时，已是下半夜了。走到主席的窑洞门口，窗户上还亮着灯光，屋里传来说话的声音。我向哨兵示意后，轻轻地走了进去，看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彭德怀、叶剑英等首长正围着一张军用地图在热烈地谈论着。工作人员提着一盏马灯为他们照明，屋里的光线比较暗。虽然已时过午夜，但几位首长仍然很有精神，仿佛不知道疲倦似的。